当我写完之后我发现我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跟自由意志似乎并不相关

### 一、概念明晰

首先明确在我的这篇作业中所采用的名词的概念（可些只是我自己创造的）

**意识**：处理感知觉所映射的信息并作出相关反应的能力。

**意志**：认识到自己的意识正在处理所映射的信息并作出相应反应的能力，即我知道我在思考、并能控制思考、行为的内容与方向的能力。

### 二、我眼中意志与意识的属性

#### 1. 意志与意识的载体

对于人类而言，载体显然是组织体。如果没有规则的大脑结构和精妙的连接方式，我们的意识和意志是无从安放的。

#### 2. 我认为意识所具有的属性

2.1

当我在考虑简单反射弧是否自由时，将其放在了两个不同的设定之下。当我得出“是消极自由”的结论时，我将其放在生物体内还存在着中枢神经这一系统的坏境之中；而当我得出“非积极自由”的结论时，我只考察了反射弧的运作内容与运作条件，忽略了其他所有的背景。  
   
2.2

我认为意识具有流动性（过程性）。意识是流动的，是过程性的。上课的时候符德江先生问我：

*“假如我现在和你在物质结构上一模一样，大脑，组织，神经连接全都一样，那我们感受到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一样吗？”*

我想都没想，直接回答“不一样”。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一是我们两个时空坐标的不同，二是意识的流动性。先讨论第一方面，明确两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在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交换，不管是宏观层面还是细胞层面；因为我们无法重叠，所以我们不可能处在相同的时空坐标当中。第一点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忒修斯之船”，每时每刻都已不同；第二点使得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两个人经过无比繁杂而又完全不同的物质交换之后，产生了完全一样的物质结构基础。故假如符德江先生和我在物质结构上完全相同，那么这种相同是瞬时的，是无法被记录的，在下一个时间单元符德江先生和我就因为处于不同的时空坐标而与外界进行了不同的物质交换之后有了不同的物质结构。因为符德江先生的问题是建立在“物质结构相同”的条件下的，而我得出物质条件相同只可能存在于一个时间单元中，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在这个时间单元中，我们的意识相同吗？我还是认为不同。在此我直接引用符德江先生关于“心”的逻辑。“心”是一个功能集，有了“心”我们能进行许多功能，但是对于一些功能而言“心”只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所以我们提出了逐渐将碳基转化为硅基的思路。回过来，我们物质结构完全相同的这一个时间切片上，我们的“意识”本质上也只是一个切片，这个切片可能存在于许多个不同的意识当中，是这些意识的必要条件，但根据这个切片，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的情绪是喜还是悲，我们的意识在关注天还是在关注飞鸟。我认为这一个时间单元的意识甚至只能当作二维平面的一个图像，失去了前后的时间则无法称之为意识。

上述思考并非在论证意识具有流动性，而是将意识具有流动性作为前提得出相应结论。

2.3

根据考察意识是否具有独立性。两个方面考察意识的独立性：意识的生理学结构、意识的外在行为表现。这里忽略意志的内在映射内容，我认为关于此方面我不甚了解。根据fNIR超扫描的结果，人在协作时会产生群脑协同的现象，在BOLD信号上会有显著的相似性；而在行为上，根据经典的阿希从众实验（1951）和电梯从众实验，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意识所控制的行为也难以脱离环境的影响和同化。

（换一个角度，行为主义认为可以根据我们的行为预测我们后续的行为，如此解释那么自由意志就已经是笑话了）

### 三、意志的功能

#### 1. 控制意识所作出的反应

根据我对于意志的定义易得。

#### 2. 令意识进行抽象世界的想象

意志可以认识到意识的内容，也可以让我们对映射之外的内容进行思考与想象。这些想象包括但不限于：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图腾”，在诗歌中出现的“通感”，人们对于神话人物的想象，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等等。

### 意志是否自由

首先我相信我们所接收到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映射，以及加工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以及不准确的。不完整是因为我们的知觉非常有限，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的频段都较窄，而且精度不高。而不准确是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将一些信息进行了一定的加工，令这些信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存，有助于我们的安全，例如大小恒常性、注意改变对比度判断、视觉拥挤现象等等。

可以得到我们的意识的映射是具有局限性的，那么由映射产生的内容我认为也是局限的。我们感知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使得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即使科学家们用一个个简洁而美妙的公示描述着世界运行的规律，但我们并没有证实这些规律，我们只能说这些公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错误，所以我们可以经验性的认为在当前可观测的世界中，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当观测方式发生变化，甚至维度发生变化，事情可能就会变得不同。有两个例子可以解释：

第一个是鱼缸中的金鱼科学家，

第二个是刘慈欣在《三体》里提出的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

对于金鱼科学家而言，它们观察世界的时候永远隔着一个凸透镜，使得他们得出的物理定律至少和我们要差一个高斯成像公式；而发生在火鸡科学家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都是火鸡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至少存在着两层隔膜：第一层是观测方式的局限性，第二种是未知力量的影响。显然后者是更加令人绝望的，因为这样子人类或许只是身处3维的一个玩具罢了。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中提出心理史学，认为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文明当作现在的一个人，以此进行统计学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文明的走向，实现帝国的稳定化管理。有一定可能，我们现在只是其中的一个文明。

有了这两点，不管是我们被自身限制，永远无法看到真相，还是我们被圈养，都使得物质世界对于我们是不可能100%真实的，所以唯一能确定的是只有“我们在观测物质世界”这一件事。所以唯一能确定的只有我们的思想（我不清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感觉有点像）。

我们对于映射是否真实的自由已经被条条框框限制住了，那么对于抽象思维的自由、对于控制自己行为的自由是否还存在呢。十字军东征、攻占巴士底狱、纳粹民族主义等等，我们的行为，以及于我们的思想都会被外界所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一种行为（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一种思想（纳粹、文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抽象思维，我们的信仰也十分容易被影响，难以保持独立性和自由性，我们无法知道现在努力读书的自己是否是另一群乌合之众。我认为除了“我们对于我们是否自由的反思”这一行为是自由的，我们其他任何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自由的。我们的行为不仅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还会收到权威的限制，道德的约束。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她）想做的和社会道德、法律条文、政治环境都不想悖，那么他（她）是否享有行为的自由呢？我想对于他（她）内心想来是的，但是以我之眼观之，便会感到些许悲哀。自由是相对的诚然没错，但是他（她）也就永远无法知道他（她）不知道的事情。